军事理论

哪些因素影响陆军全域作战效能

□ 聂　征

作战效能，是作战力量在作战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的程度，是反映和评价部队作战能力的尺度与标准。陆军全域作战是国家利益全球拓展、国家安全全域维护的客观要求，不能将其作为单一军事行动评价分析作战效能，而应站在战略高度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多维视角分析陆军全域作战效能的影响因素。

编制结构

随着陆军向小型化、多能化、模块化方向的不懈努力，编制结构对陆军全域作战效能的限制作用不断降低，积极作用不断增强。

战区主战的指挥体系结构优化，提高了全域作战指挥效能。陆军遂行全域作战任务，将在战区联指直接指挥下，得到战区海、空、火箭军以及战略支援部队的有力支援，从而使军委战略决策得以更加有力、高效地贯彻执行，陆军全域作战效能也在联合指挥、多方支援下进一步提升。

军种主建的编制结构系统优化，降低了陆军全域投送的难度。陆军编制结构经过系统优化调整后，部队结构规模更加精干、兵种专业构成更加合理、装备体系配套更加完善，远程投送能力不断提高，为陆军远程投送打下了坚实基础。

陆军最小作战单元向营级延伸，提高了陆军全域到达的速度。随着国家战略利益不断拓展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陆军部队“走出去”执行境外任务频率将大幅增加，客观上要求按照着眼全球、立足本土、辐射周边的理念，建设立体化、特战化、小型化、模块化特征明显，能够有效遂行全域多能任务的新型陆军作战单元，确保陆军能够及时应对危机，第一时间出现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任务地域。

装备性能

陆战装备体现一国军事技术的先进性，是影响和制约陆军全域作战效能的基本物质条件。

主战装备对全域作战效能的影响。随着陆军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陆军遂行全域作战任务的能力不断提升，但距离全天候、全地域、高强度作战的现实需求尚有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全域作战效能的发挥。

通指装备对全域作战效能的影响。随着陆军通指装备的飞速发展，陆军通信装备已经基本满足动中通、抗中通、抗中通的战术要求，但距离全球稳定联通、灵活组网的战略需求还有差距；指挥信息系统功能基本满足战斗指挥需求，但距离远程任务规划、精确辅助决策、快速协调控制的智能化指挥要求尚有差距。

保障装备对全域作战效能的影响。随着陆军保障装备的逐步配套完善，陆军自我保障能力基本满足境内作战需求，但距离在全球任意位置形成全域作战持续保障能力还有较大差距，不足以支撑离境较远、保障规模较大时的现实保障需求。

作战环境

在陆军全域作战需求更加凸显的今天，陆军在遂行任务时更加依赖战场外部环境支撑，更加强调战场内部环境利用。

外部支撑环境对全域作战效能的影响。外部支撑环境无法依靠陆军自身打造形成。一方面，陆军跨域作战力量安全、快速抵达作战区域，需要政治外交力量斡旋，海空力量护航，民用运力输送，合力打造空中（海上）安全通道。另一方面，陆军跨域作战行动事关国家战略安全，战役甚至战略级别直接远程指挥控制战术行动的概率大大增加，对超远距离实时保密通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卫星通信领域的战略支援力量、军工企业、民营企业、科创团队形成合力，科研攻关；也对多元情报的有效获取、融合、分发与反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将空间情报网络、航空情报网络、地面情报网络与人力情报网络融合运用，提高效益。

作战区域环境对全域作战效能的影响。作战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涵盖天候、地形、植被、水系等影响陆军部队行动的客观因素，直接影响陆军全域作战效能；作战区域的社会人文环境涵盖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居民建筑、道路桥梁等因素，陆军全域作战必须充分考虑以上因素对自身行动的支撑或者限制作用；作战区域的复杂网电环境涉及军（民）用网络设施、用频设备以及各种自扰互扰、干扰破坏、渗透窃密等复杂情况，陆军全域作战必需充分考虑其对持续、稳定、保密指挥通信的影响，预有准备，未雨绸缪。

作战对手

“作战对手的能力有多强，对我军的威胁有多大？”“作战对手距离我们有多远，远程投送的不确定性有多少？”“作战对手的政治外交影响力有多大，我军到达哪个区域就会直接面对威胁”，诸如此类作战对手给陆军全域作战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陆军全域作战效能的发挥。



对手的政治外交影响力对全域作战的影响。陆军全域作战的对手可能是国家、地方武装、宗教极端主义或者恐怖主义势力，它们的政治外交影响力决定了陆军全域作战面临的威胁程度，陆军遂行全域作战任务必须着眼对手政治外交影响力，判断对手的渗透区域、方式与时机，进而针对性做出预防措施，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影响作战效能。

对手的作战区域控制力对全域作战的影响。对手“主场”作战，经营多年，对作战区域具有远强于我军的控制力。陆军全域作战应充分考虑作战对手的实际控制力，利用政治外交斡旋和先期渗透控制效果，选择敌人控制力薄弱的弱处开刀。

对手的真实战斗力对全域作战的影响。未来陆军全域作战必然是在取得海空以及信息优势的基础上，派出地面作战力量遂行任务。陆军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既要充分利用优势，更要注意分析作战对手的抵抗意志和能力、可能采取的对抗方式、时机，及时做好正面作战、反恐破袭、区域控制等行动准备。

官兵素质

左右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一语道破官兵素质对陆军全域作战效能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一支部队，如果不具备坚强的战斗意志、过硬的训练水平很难完成既定任务；如果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就不能把内耗降到最低。

官兵战斗精神对全域作战的影响。部队的军心士气、官兵的战斗意志对作战胜负具有重大影响。我军抗美援朝作战取得伟大胜利，很大程度得益于志愿军“钢少气多”而美军“钢多气少”。

官兵训练水平对全域作战的影响。一支训练有素的虎狼之师较之一般部队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全域作战客观上要求陆军部队全天候、全地形快速、应急反应，需要部队在常规训练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针对性、适应性训练，不断提高陆军部队不同任务背景下的全域作战能力。

其他人的因素对全域作战的影响。官兵的文化层次高低有别，岗位经历各不相同，配合默契程度不一，往往导致命令在逐级传递的过程中因为理解的偏差而走样，因为岗位协调配合默契不高而延误，从而影响、牵制全域作战效能发挥。因此，指挥员需要综合运用权力、威信和经常性的思想灌输，实现自身对所属部队的如臂指使、绝对掌控；指挥机关需要在精研自身业务基础上，与其他部门建立良好协作关系，并使其形成一种自觉配合的习惯，以降低内耗。

知识链接

陆军全域作战是国家利益全球拓展，战争步入信息时代的全新作战样式。它要求陆军能够快速到达任务区域，实时保密指挥通联，精准达成作战目的，持续保持作战能力。2011年，美军派出地面小分队，跨境奇袭巴基斯坦，斩首本·拉登的地面行动，是全域作战的典型成功范例。向前追溯，早在1999年6月12日，俄军空降科索沃，抢占普里什蒂纳机场，就曾让全世界瞠目结舌。这些行动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有必要厘清小行动背后的大战略，把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系统筹划，一体思考。

军事小国的战略价值

□ 汤俊峰

在世界军事外交舞台上，军事大国有大的优势，军事小国有小的价值。重视挖掘军事小国潜在的战略价值，有助于加深对世界主要战略对手的研判，探知世界安全局势变化的征兆，同时也可从军事小国获得在军事大国所难以获得的战略信息、军事经验与相关情报。本文以匈牙利国防军为例，分析军事小国的潜在战略价值，及获取军事小国战略价值应采取的对策。

小国的背后是大国，通过小国可间接、深入了解大国的深层战略意图

匈牙利国土面积9.3万平方公里，1999年加入北约，2004年加入欧盟，匈牙利国防军有2.7万人。匈的国土面积和国防军规模并不大，算是小小国。但匈牙利却是欧盟成员国，也是北约成员国，经济政策受欧盟影响大，军事政策则受北约影响大。欧盟的主要国家是德国、法国等，北约的主导国是美国。可以说，匈牙利的基本政策实际受美国、德国、法国等世界主要国家的影响和左右。在与匈牙利国防军的交流中，许多军官谈到匈牙利国家军事战略及对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军事复苏的担忧，深层反映了北约的战略关注点，也侧面反映了美国的欧洲战略思想。匈军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行动主要受制于北约，其军事战略是北约战略的“再现”、是美国军事战略的“折射”。因此，精通了匈军，也就相当于了解了北约的一半，了解了美军的一部。北约东扩、欧洲难民危机、乌克兰入欧、中东反恐等是当今热点，大国的战略动向值得关注。通过匈牙利，可以间接了解大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提高获取军事战略信息的质量。

小国不引人注目，往往是国际事务多边的实际参与者、真正受益者，通过小国可学习获取国际军事合作经验和大国军事行动信息

匈牙利体量较小，在国际舞台上并不引人注目，而这个“小”却给其参与国际事务特别是国际军事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像大国那样每次参与国际行动都备受推测和关注。匈牙利以“小”生存，用“小”搏力，靠“小”得利。匈牙利从国家层面搭建了V4平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捷克、波兰四国合作机制）及以“17国共同体”（17国以共同体形式加入北约，提升在北约的话语权）等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北约等层面组织的国际或区域性军事合作、军事演习等行动，截至今年5月，已经参加经国际组织授权的军事合作行动1600多次，其中战场行动716次。通过这些行动，他们进一步改革完善了国家安全和军事指挥系统，培养了官兵良好的国际视野，提高了军队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我军参与国际上核心的军事行动较少，相关合作机制、细节、经验等较为欠缺。而像匈这样的国家，由于其经常参与北约军事行动、参加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演习、参与战场行动，其跨区域军事指挥行动、在军事联盟框架下的军事运行机制、与北约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军合作的军事行动细节等方面的信息是很宝贵的。重视与具有国际军事行动经验的军事小国加强经验交流，恰能弥补我军欠缺，从而获得更多国际军事行动信息、细节和经验，更好了解大国军事战略和作战行动。

有些小国是曾经的大国，现有武装力量往往是军事“精缩版”，了解其军事发展有利于深化对改革强军规律的认识

匈牙利过去也是一个大国，14、15世纪时国土面积是现在的3倍多，经历一战、二战，两次作为战败国，领土被瓜分，只剩下现在的9.3万平方公里，国防军也随之缩水。1986年的军队是16万，2004年是4万，现在是2.7万。但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其武装力量的职能与任务是相似的（匈军没有海军）。小的军队，即是大型军队的“精缩版”。从小军队看大军队，往往能认识到武装力量最主要的成分、最主要的结构、最简化的状态是什么，这对于大型军队压缩规模、精实力量具有现实借鉴意义。另外，匈牙利国防军前身是按原苏军建制组建起来的，武器装备也曾经大部来自苏联，现在仍有许多苏式重型装备面临更新换代。匈军改革是按照北约要求，经历了从原苏军模式转变和按照北约模式改造两个阶段，体现了现代化军队的发展方向。

小国对地缘政治更敏感，通过了解小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判断和需求，可加深对世界安全形势的洞察和对军事危机的研判

匈牙利地处欧洲中部，毗邻7个国家，其国家安全主要依托来自北约。匈牙利国土狭小，周边国家基本都是斯拉夫国家，由于自身国力、民族、历史等因素影响，对地缘政治比较敏感。而小国独特的安全敏感性，却往往反映了当今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军事危机的演变。在与匈牙利交流时感到，其在国家安全方面最担心三个问题。一是乌克兰形势的发展。其与乌克兰接壤，乌克兰的稳定关系到匈牙利的边境安全，同时，乌克兰有近20万匈牙利人，这也是引起匈牙利关注的重要因素。二是来自南边（主要是叙利亚等国）的难民问题。去年有40万难民非法进入匈牙利。匈牙利政府现在是右翼政党执政（青民盟与基民党共同执政），对难民采取排斥态度，在国境边上实行隔离政策，匈国防军也把应对难民危机作为当前一个重大使命。三是对穆斯林集团的扩大比较忧虑。主要是对伊拉克、叙利亚局势比较担心，他们把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扩张视为巴尔干半岛的主要威胁。从现实情况看，匈牙利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确实反映了当前欧洲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我们了解当前欧洲安全状况和欧洲各国的主要关切，了解世界军事安全危机的演变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重视与军事小国的交往交流，特别是地处敏感地带或具有“地标性”意义的小国，往往为我们打开了观察世界安全形势的另一个重要窗口，可以帮助我们对世界地缘政治、地区热点进行正确判断，有利于掌握应对世界安全形势变化的主动权。

军事战略

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军事创新

□ 张　杰

习近平主席强调：“军事领域发展变化，以信息化为核心，以军事战略、军事技术、作战思想、作战力量、组织体制和军事管理创新为基本内容。”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军事创新的基本内容。我军只有以习近平主席关于军事创新的重要论述为遵循，大力推进军事创新，才能在世界军事强国之间的激烈角逐中赢得战略主动权。

军事战略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战略形势、我国安全环境等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之相适应，我军战略方针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完善。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军事威胁，军队建设长期立足于准备应对一场全面战争。改革开放以后，我军战略指导思想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应急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标志着战争形态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为此中央军委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新世纪新阶段，中央军委又决定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更加复杂多元。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只有不断加强战略思想、战略领导、战略规划、战略决策、战略实施等各个方面的战略创新，才能更好地适应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发展变化。

军事技术创新。技术决定战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从冷兵器时代的方阵，到热兵器时代的线式作战，再到高技术战争时代的非线式作战，战法的变革无不取决于技术的巨大推力。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如果不与时俱进地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向战斗力转化，再多再好的军事发明也无济于事。中国人首先发明了火药，却没有将其运用于军事目的，最后在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面前尝到了自己发明的苦头；英国人首先发明了坦克，却没有预见到集中使用坦克部队的巨大威力，反而使英国远征军在二战初期德军的装甲洪流面前险些全军覆没。因此，我军应紧跟世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发展前沿，建立军事技术的首创、孵化、转化和定型机制，缩短军事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战斗力的周期，努力消弥我军长期以来在“制器”上与强国军队存在的差距。

作战思想创新。一战之前，法军中流行着一种源自拿破仑时期战争的“进攻学派”作战思想，但是由于机枪大炮的广泛使用，法军的这种进攻战思想几乎让官兵遭受灭顶之灾。于是，法国人便转而推崇“堑壕式”的防御战思想，然而由于机械化装甲部队的迅速发展，以德军“闪击战”为代表的进攻战作战思想又开始时兴，以至于当二战之初德军的坦克呼啸而过时，那些躲在马其诺防线中的法军士兵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就输掉了整个战争。由此可见，任何一支军队的作战思想都不能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随着战争形态、作战样式、武器装备的发展而演变。当前，我军作战思想还存在一些不适应未来战争的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淡化机械化战争作战思想，强化信息化战争作战思想；摈弃单一军种作战思想，树立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思想；去除单一要素对抗作战思想，强化以破击要害为特征的体系作战思想。

作战力量创新。任何一种作战力量都会经历由诞生、发展、成熟再到衰落的过程。在冷兵器时代，机动性、冲击力极强的骑兵，作为当时的新型作战力量，往往成为在野战中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火药的发明及其在军事上的运用，骑兵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而配备火药武器的枪炮部队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新型作战力量。可见，新型作战力量的“新”字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会随着装备技术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军队都十分重视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对战略预警、军事航天、战略投送、低空作战、网络攻防等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不断加大投入，希望在作战力量建设竞争中抢得先机。因此，我军应主动迎接新型作战力量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借力国家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借力新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新兴战略性产业的蓬勃兴起，积极打造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强力引擎。

组织体制创新。系统科学认为，事物自身及相关的要素结构决定功能，任何事物的性质与功能，都受它自身的组成要素结构和与相关事物（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结构制约，这是军队内部的组织体制必须适应外部条件变化加以调整完善的哲学依据。军事组织体制的效能需要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在一个时期科学合理的组织体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变得不再适用，从生成战斗力的“催化剂”变为制约战斗力的“紧箍咒”。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进行了几次大的体制编制调整，在压缩规模、理顺关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随着军事斗争准备深入发展，我军组织体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问题，成为制约和影响军队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下一步，我军应按照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部署，优化军种力量结构，根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推动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

军事管理创新。军事管理是一个需要随着军事实践发展而不断创新的历史过程。以军官管理为例，18世纪以前军官很少终身服役，而19世纪以后随着军事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临时性短期服役的“业余型”军官已不能满足作战要求，于是军官职业化管理制度应运而生，1870年普鲁士军队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这项军事管理制度的首创和运用成果。可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创新军事管理对军队建设和作战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我军一部分传统管理手段、方法、制度已经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从作战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从后勤管理到装备管理都存在一些新的矛盾问题。因此，我军应确立信息化条件下的智力密集型、效益密集型管理模式，推进军事管理思维、管理方式、管理机制、管理理论等方面的创新，使我军的管理水平适应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

军事创新